

聲槍崖雲



李輝良著

云 崖 枪 声

李辉良 著

华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 秦 雷

云 崖 枪 声

著者 李辉良

出版 华星出版社

地址 香港仔大道234号

富嘉工业大厦18楼

初版 1992年6月

书号 ISBN 962—489—109—5

定价 HK\$: 15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小云岭上.....	(1)
第二章	虎松大叔.....	(12)
第三章	上飞云崖.....	(24)
第四章	占山狼逃了.....	(39)
第五章	欢腾的山村.....	(51)
第六章	儿童团长.....	(61)
第七章	岗哨.....	(69)
第八章	半夜枪声.....	(78)
第九章	好铁多锤打.....	(86)
第十章	大闹云山寺.....	(94)
第十一章	放贼进村.....	(104)
第十二章	智擒刁山蛇.....	(116)
第十三章	将计就计.....	(127)
第十四章	黑松林里.....	(138)
第十五章	轻舟直下.....	(145)
第十六章	诱敌.....	(152)
第十七章	歼匪.....	(162)
第十八章	迎着朝阳.....	(170)
后 记		(181)

第一章 小云岭上

连绵起伏的飞云山，高入天际，峰峦重叠，烟云飘渺。大小三十六个山岭上，长着南国特有的古榕、苍松、翠柏、相思……满山遍岭铺满山花野草，草儿绿嫩嫩的，是个放牧的好地方。一条金溪绕山流过，整个飞云山倒映在金溪水里，风景可谓别致可观，真是重重青山抱绿水，弯弯绿水绕青山。

山脚下，溪畔上有一个小云岭村，好比是嵌在青山绿水间的一颗明珠。可是，这样的好地方，村里的人却叫它“活地狱”。全村男女老少五百多口人，年长的给地主占山狼做长工，租种占山狼的田地过日子，年少的给占山狼放牛、放猪。看看这个村子，村里头有座红砖高楼，高楼富丽堂皇，四周有围墙，中间有大院，后面还有个高高的炮楼。这是大地主占山狼的住宅，因为占山狼姓刘，人们就叫这座地主庄园刘家大院。占山狼仗着有钱有势，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要再瞧瞧村里这上百间破烂的土屋和草房，人们便知道这里的人穷苦到什么地步了。

大清早，星儿还眨着眼，天色刚蒙蒙亮，村子里就响起一阵嚷嚷叫叫的声音。占山狼的狗腿子拿着黑皮鞭，逼着长工们下地，逼着放牛孩子们上山，搅得村子里乌云滚滚。

在通往村后小云岭的山路上，放牛孩子们扬着牛鞭，赶

着牛群上山了。走在前头的那个放牛孩子十五岁左右，穿着破烂的对襟白布衫，粗布裤子，裤腿卷到膝盖的上边，可是，小路两旁挺深的杂草叶上，那缀满沁凉的露水珠儿还是把他的衣服打湿了。这孩子黑黝黝的圆脸蛋，粗粗的眉毛，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给人一种机灵、坚毅、倔强的感觉。他叫李阿牛，是占山狼家里的放牛倌。走在后面的那两个放牛孩子，手提木棒的胖子叫石蛋，比阿牛小两岁，拿着竹棍的叫秋生，刚满十一岁。往常，占山狼的管家王大麻子每天清早要站在刘家大院的高楼上敲锣，用他那破锣般的嗓音叫喊：“给老爷家干活的，上工罗！”长工们和放牛孩子，还是慢慢腾腾地走不出门，紧接着便是狗腿子挥着黑皮鞭挨家挨户喊工。谁要是稍有怠慢，轻的，挨骂，重的，毒打。然而，给占山狼这个黑心贼干活，谁甘心替他卖大力气呢？往往折腾了好久，直到天亮了，长工们和放牛孩子才三三两两走出来。

今天，放牛孩子们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呢？王大麻子刚敲锣，他们便跑到刘家大院里，咽下半碗霉稀粥，就赶着牛群上山了。乐得王大麻子直说：“兔崽子，今几个真听话呵！”阿牛吐了口唾沫，暗骂道：“看门狗，谁听你的？”他们一甩鞭子上了山。小伙伴们今早有个秘密活动，一路上他们扯得可火热呢。

阿牛说：“到了小云岭，咱们把牛群丢在岭上吃草，就到飞云崖恶狼洞和毒蛇洞去，把那害人的狼妖蛇怪通通打死！”

“哈哈，太好啦！”

秋生拍着小手叫起来，他忽然搔搔头皮：

“阿牛哥，可别叫我留下来看牛，我也要上飞云崖打狼

妖蛇怪去！”

秋生这样说，是因为前两次孩子们做游戏，偷偷到云山寺里摸大肚子菩萨的长胡子，阿牛说啥也不让他去，叫他留下来看牛，真叫人急死了。

这回，没等阿牛回答，石蛋就抢着说：“不行，你年纪小，留下来看牛。”

“我才不留下来呢？”秋生噘着嘴叫起来。

“不行，你走不动！”石蛋学着大人教训小孩的口气，“看山在眼前，上路走一天。二十多里山路，你跟不上！”

“我能跟上！我能跟上！”秋生急得叫起来，眼眶里滚出两颗豆大的泪珠子。

阿牛瞪了石蛋一眼，安慰秋生说：“别哭鼻子！咱们把牛统统拴在树下，一块上飞云崖去。”

秋生这才高兴得又蹦又跳。

小伙伴们怎么想到上飞云崖打什么狼妖蛇怪呢？原来，昨天晚上，他们到苦楝爷爷家里找阿牛玩，又请苦楝爷爷讲故事。苦楝爷爷肚里装得故事可多可多哩，九天九夜也讲不完。平常一有空，孩子们总是聚在他那间破草房里，缠着他讲故事，苦楝爷爷总是乐呵呵地说：“好！好！”然后装了一锅烟，一边眯着眼抽着，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讲的故事尽是一些《老长工智斗少东家》，《老爷变成老母猪》之类的故事，往往把孩子们逗笑了。昨夜，石蛋、春桃、秋生都到苦楝爷爷家里来，阿牛忙着搬椅递凳招呼大家坐，大伙把椅把凳挪到苦楝爷爷身边，又请老人家讲故事。苦楝爷爷有求必应，他仍然乐呵呵地说：“好！好！”他两眼凝视着窗外黑糊糊的飞云山，说：“我老汉就给你们讲飞云山的故事吧。”

苦楝爷爷讲的故事立即把孩子们吸引住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飞云山真美啊！六六三十六个山岭上，青松绿得象翡翠，翠柏长得穿过云霄，古榕盘根错节象雕刻一般，相思树粗壮得象石柱，满山满岭鲜花怒放，鸟语花香，山下田野里，庄稼苗壮，流水潺潺，好象仙境一般，美极了！可是有一年，忽然天上布满乌云，日月无光，地上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一群妖魔鬼怪闯到飞云山来。为首的二个魔王，一个是狼妖，一个是蛇怪，这些害人的东西，就住在飞云山上。从此，飞云山有了二十八洞，什么恶狼洞，毒蛇洞，蜈蚣洞，蝙蝠洞，黄蜂洞……听到这些名字就吓死人！这些害人精张牙咧齿，啃山上的树木，咬村里的牛羊，糟踏田野里的庄稼……就这样，飞云山一带山荒了，地瘦了，人穷了。穷苦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哪一天长空出现五彩祥云，来了天兵天将，早日消灭狼妖蛇怪，让穷苦人都过着好日子。

苦楝爷爷讲完了故事，孩子们便七嘴八舌地问起来：“苦楝爷爷，什么时候天兵天将要来消灭狼妖蛇怪呢？”

“快啦！快啦！”苦楝爷爷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眯缝着眼凝视着窗外远方，他仿佛看到，天兵天将就从天上云彩里打将过来了。

苦楝爷爷劳累了一天，不一会儿便躺在床铺上呼噜噜地酣然入睡了。小伙伴们还在纷纷地谈论起来。

女孩子春桃说：“听说狼妖住在恶狼洞里，蛇怪住在毒蛇洞里，还有黄蜂洞，都在飞云崖那边，咱们还没有去过。”

阿牛说：“明天，咱们起个大早，上飞云崖钻洞去，遇到狼妖蛇怪，咱们就狠狠地把它们消灭掉。”

“好！”秋生乐了，“我带一根竹棍去，遇到毒蛇，可

叫它尝尝咱秋生的利害。”

石蛋更是大声嚷道：“我要带一根木棒去，遇到恶狼，咱石蛋要叫它头破血流！”

阿牛说：“遇到毒蛇，用竹棍和木棒都行。恶狼怕火，我带几根洋火去，遇到恶狼，我们烧个火把，它就吓得撒腿逃命了。”

春桃拍手说：“好哇！再把恶狼追到咱们挖的陷阱里，用石头把它砸死。等咱们把山上的狼妖蛇怪统统消灭掉，那时呀，”小姑娘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咱飞云山一带的穷苦人都过着蜜样甜的好日子喽！”

当下，小伙伴们约定，明天早上王大麻子敲锣的时候，就马上跑到刘家大院吃早餐上山去。可是，一夜之间，春桃就失约。阿牛、石蛋、秋生在山脚下等了一阵子，还不见她出来，只好赶着牛群先上山了。

村后这座山叫小云岭，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山下的村庄就叫做小云岭村。

小伙伴们赶着牛群到了小云岭。

阿牛说：“就让牛群在岭上吃草吧，咱们等等春桃。”

石蛋和秋生都点头同意了。三个孩子爬到高高的岩石上，阿牛拉开喉咙唱起山歌来：

放牛娃娃受煎熬，
好比黄莲苦水泡，
披着星星放牛去，
归来月儿上树梢。

秋生从后裤袋里抽出笛子，他不爱唱歌，人家一唱，他总是吹起笛子。石蛋就不同，他唱着唱着，总喜欢高声嚷几句，但是很快地又低声下来，后来阿牛给他提了意见，他才

下决心纠正。此刻，他们有唱有笛子和，声音又悲凉又悠扬，

春季里来雨淋淋，
满山尽是滑道道，
东家逼我放牛去，
可怜跌进断命坳。

夏日炎炎似火烧，
少爷小姐把扇摇，
东家逼我放牛去，
浑身热得要烧焦。

唱着，阿牛站起来，踮起脚俯望山下小路上，还殷见春桃的影子。他又坐下来，伴着石蛋粗犷的嗓音和秋生悠扬的笛声唱下去：

秋月弯弯照高楼，
东家赏月醉颠倒，
我拖病身切饲料，
人间欢乐尝不到。

冬季里来是年边，
东家杀猪做年糕，
我到帐房要工钱，
招来毒鞭象利刀。

可恨这个贼世道，
放牛娃娃恨难消，
何日铁树开了花，

跳出苦海乐陶陶。

唱了一遍，他们又唱了第二遍。忽然，秋生用笛子指着山下的小路叫起来：“瞧，春桃来了。”

石蛋奇怪地说：“‘百灵鸟’今早儿怎么不作声呢？”

阿牛望着山下小路上，只见一个小姑娘赶着五头牛儿，一手牵着一头大黑牛，低垂着头，沿着山路走上来，她就是大家等久了的春桃。

往常，春桃最爱唱山歌，天天山歌不离口，唱起山歌来两条小辫子象秋千一般晃来荡去，村里的人都叫她“百灵鸟”。怎么今早上她低头不语呢？又是生谁的气呢？阿牛心里这样想着，不由得停住口，他这男高音喉咙一塞，秋生放下笛子，石蛋呱啦最后一句也停下来，大家迎上前：

“春桃，你怎么迟到呢？”

“春桃，你打乱我们的上山计划了。”

“春桃，你让我们好等呀！”

春桃抬起头，望着小伙伴们，她泪水汪汪，一句话也不吭。

阿牛问：“谁欺负你呢？”

春桃这才说：“我妈妈病了，我找苦楝爷爷采草药去，迟些来放牛，占山狼瞪着三角眼，不但不给吃，还叫王大麻子毒打我一顿。”

大伙这才看到春桃脸上青一道紫一条的，阿牛忿忿地骂道：“狼心狗肺的黑心贼，看你能神气到啥时！”他安慰春桃道，“别哭哩，你还没吃，我们给你找吃的去！”

他一挥手，石蛋和秋生跟着他跑下岭。

小伙伴三人穿过密密的树林，跑到山脚下一块番薯地里，阿牛刚要动手扒着，抬头看到王大麻子护送着喝得醉醺

醺的老和尚刁山蛇走上山，他急忙拉着石蛋和秋生闪到一边。他们蹲在田头一株树丛里，等到王大麻子和刁山蛇走过去，才开始动手扒番薯。

大伙的动作真快，不一会儿工夫，三个小家伙的口袋里便装得鼓囊囊的，阿牛干脆脱下衬衫，赤着膀子又扒了好几块，用破衬衫包起来。

秋生担心地说：“一会儿，王大麻子回来，看到了咋办呢？”

“不怕他！”阿牛气愤地说，“这块番薯地是占山狼霸占穷人家的，咱吃番薯应该。”

“阿牛哥说得对！”石蛋一手把藤头拔起来，“咱们来搞个假象，让王大麻子见了，还以为是山猪扒的。”

“好！”阿牛动手拔起番薯藤头，秋生也跟着动手。三个孩子做了一番假象，这才高兴地跑上山。

他们把番薯放在一块避风的岩石旁，捡来干柴，放在火堆里烧起来。不久前的一天，他们三个孩子帮苦楝爷爷采草药，迟些上山放牛，占山狼便不让他们吃，还把他們打骂了一顿，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拔了占山狼地里的山芋烧着吃。

此刻，阿牛边往火堆里添柴边说：“这下子占山狼自做自受，他不让春桃吃，咱们就想办法，不但要吃他的作物，还要吃得更饱。”

石蛋和秋生乐得说：“阿牛哥的点子就是多！往后，咱们就不怕饿肚子了。”

大家兴奋地扯着，干柴熊熊地燃烧着，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阿牛看看火候差不多了，用牛鞭子轻轻一拨，一块块黑糊糊热乎乎的番薯滚出来了。他把番薯放在一边凉着，过

了一会儿，他看看不烫手了，这才捡一块最大的，递给春桃。

小春桃饿得够利害了，她剥开那焦脆的皮，咬了一口，香喷喷的，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阿牛说：“你饿坏了，要吃得饱饱的。”

大家看着春桃吃着番薯，心里高兴极了。

忽然，从火堆旁跳出一个歪戴帽子的胖家伙，指着孩子们破口大骂：“好哇，兔崽子！你们竟敢偷东家的番薯！”

孩子们一惊，转头一见是王大麻子，知道他是护送刁山蛇到云山寺回来，这下子大家可没提防，糟哩，事情暴露了。

王大麻子袒胸露乳，胸脯和肚子长着又长又黑又粗的毛，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皮带，皮带里插着一条黑皮鞭。他瞪着一对圆滚滚的贼眼，绷着臭麻子脸，活象个凶神恶煞。

石蛋气愤地说：“东家不给吃，不吃饭咋会干活？”

王大麻子咧开大金牙，指着春桃骂道：“她偷懒，迟上工，不能白吃老爷的饭。”

说罢，便上前夺春桃手上的番薯。

阿牛火哩：“王管家，你讲理不讲理，春桃的妈妈病了，迟点放牛也不能原谅？”

王大麻子神气地说：“不管她妈的什么病，穷鬼死一百个算五十双，迟些放牛不给吃——合理！”

“合个屁理！”阿牛理直气壮地说，“是老爷白吃咱穷人的饭，老爷天天不劳动，还不是靠穷人养活。”

“兔崽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恶言中伤老爷！”

王大麻子从腰间抽出黑皮鞭来，高高地扬起来，恶狠狠地朝阿牛身上抽下去。

“住手，不许打人！”

随着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吼道，一个彪形大汉从树林间跳出来，一手夺过王大麻子的黑皮鞭。这人身段高大，好象高山顶挺立的劲松，赤红的脸盘上长满胡须楂子，一对虎彪彪的大刀眉下，两只铜铃大眼里透着火暴暴的光亮，那墩墩实实的身骨就象铜铸铁浇似的。腰间插着一支乌亮的盒子枪，显得又威武！又英俊！

阿牛、石蛋、春桃、秋生惊讶地打量着来人，猛地跳上前，亲热地叫起来：“虎松大叔！”

“啊！杨虎松！”

王大麻子吓得叫出声来，他弯弓着腰连连后退，脖子上的后衣领又被一个大汉揪住了。

这大汉同杨虎松一样的打扮，他黑里透红的脸上，长着两道粗粗的眉毛，一对犀利的大眼睛不时地巴眨着，仿佛能看穿对方的五脏六腑似的。他比虎松大叔年轻，身子稍瘦一些，可骨架却挺结实，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王大麻子一见眼前突然冒出两个带枪的人，尤其是那个杨虎松，正是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他亲身尝过杨虎松不少苦头，看到他真有些象老鼠见到猫一样，脚腿儿早微微发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王大麻子心里暗暗思索着，他脸上顿时堆满笑容，点头哈腰地招呼起来：

“虎松兄弟，有话好说，咱们是舔过同个碗的人，别见怪吧！嘿嘿，兄弟最近在外头，日子混得不错吧？”

“呸，什么舔过同个碗的人，你是占山狼的看家狗，我杨虎松是穷长工，屁股坐不到一块。”

虎松大叔用力一推。

王大麻子脚底一滑，从坡上滚下十几步远，吓得他屁滚

尿流，急忙爬起身子，磕头道：

“虎松兄弟，饶命！”

虎松大叔厉声地斥责：“王大麻子，你张开耳朵听着，往后再欺负放牛孩子，我就跟你不客气！”

那个大汉也气愤地说：“回去告诉占山狼，再欺压老百姓，将来新帐旧帐一起清算！”

“是！是！”

王大麻子连声应着，拔腿没命地跑了。

阿牛、石蛋、春桃、秋生开心地笑了，他们紧紧地围在虎松大叔和这位大汉身边。

第二章 虎松大叔

虎松大叔拉着同行的这个大汉给孩子们做了介绍：“孩子们，这位叫赵叔叔。”

赵叔叔和蔼地说：“我叫赵德胜，跟你们的虎松大叔都是穷苦人出身，咱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一家人哪！”

“赵叔叔，您好！”

孩子们不感到拘束了，石蛋搂着虎松大叔的膀子，春桃拉着赵叔叔的手，阿牛和秋生递上番薯，请虎松大叔和赵叔叔吃，大伙可亲热哩！

虎松大叔摆手道：“不饿，我们俩带干粮来。”

提起干粮，赵叔叔想到放在自己身边的干粮袋里还有四个花生饼，便解开掏出来，说：

“来吧，刚好一人分一块。”

赵叔叔见大家不接，便硬往大家手里塞。

阿牛说：“赵叔叔，你们留着吃吧，我们不饿。”

“对，你们还要赶路。”

大家见阿牛不吃，都缩回手。

赵叔叔憨厚地笑起来：“嗨，一家人还客气呀！”他向大家解释道，“我和老杨都吃过了，给！”

虎松大叔见孩子们还不接，想了想，便出了一个主意：

“这样吧，我们俩吃你们的番薯，你们吃花生饼，咱们

交换着吃吧。”

他从阿牛手里接过番薯，顺手递一块给赵叔叔。孩子们这才接过花生饼。大伙坐在石头上，虎松大叔和赵叔叔吃着番薯，孩子们吃着花生饼子。这花生饼子真脆真甜呀！四个孩子还是第一次尝到这样好吃的东西。阿牛知道，这是虎松大叔和赵叔叔疼爱孩子们。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同虎松大叔和赵叔叔亲亲热热地扯起来。

虎松大叔是个四十挨边的人了，他长着一副铁塔般的身架，力气过人，能挑两百多斤的担子。他那张方长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对孩子们可亲哩！三年前，他还在刘家大院扛大活，小阿牛就同他交上好朋友了。

在阿牛的心目中，虎松大叔是条好汉子，就象苦楝爷爷故事里讲的英雄好汉一样。他家住在飞云山北岭里，没有妻小，家里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他来到小云岭村给刘家扛大活，所得的工钱很少，可他还常常帮忙穷乡亲们。那一年，他听说阿牛一家人断炊三天了。恰巧在那些日子，占山狼把一批烂番薯分给长工，算是付了一个月的工钱。虎松分了半袋子，马上提到阿牛家里，朝阿牛母亲手里一塞：“他大嫂，给！别让孩子饿坏了。”

阿牛妈说：“虎松，我们怎能老吃你的粮食呢？”

“瞧你说到那里去呢？咱又不是外人！”虎松大叔把半袋子番薯“咕咚”地倒在阿牛家一个破米袋里。

“虎松，你留下一些自己吃吧！”

阿牛爹走上前要拉住他，可是虎松大叔已经拿着空袋子跑远了。

就在这天傍晚，占山狼的管家王大麻子带着帐本挨家挨